

董思白先生著

畫
禪
室
隨
筆

廣智書局校印

畫禪室隨筆目錄

卷之一

論用筆

跋自書

卷之二

畫訣

題自畫

卷之三

評詩

紀事

卷之四

雜言上

畫禪室隨筆目錄

評法書

評古帖

畫源

評舊畫

評文

紀遊

雜言下

楚中隨筆

禪說 二

畫禪室隨筆卷之四

華 亭 董其昌著

長洲 楊 補編輯
吳趨 陳王賓校訂

雜言上

以蹊徑之怪奇論。則畫不如山水。以筆墨之精妙論。則山水決不如畫。

子美論畫殊有奇。如云簡易高人意。尤得畫髓。昌信卿言大竹畫形。小竹畫意。

虛室生白。吉祥止止。予最愛斯語。凡人居處潔淨無塵濁。則神明來宅。掃地焚香。蕭然清遠。即安心亦自消磨。古人於散亂時。且整頓書几。故自有意。

長生必可學。第不能遇至人授真訣。即得訣未必能守之終身。予初信此道。已讀禪家書有悟入。遂不復畱情。有詩曰。未死先教死一場。非七真不解此語也。

沈明遠畫魚不點雙睛。嘗戲詫人曰。若點當化龍去。有一童子拈筆試點。沈叱之。魚已躍去矣。欲詰童子。失其所在。經魚躍龍門。必雷神與燒其尾。乃得成龍。李思訓畫一魚甫完。未施藻荇之類。有客叩門出看。尋入失去畫魚。童子覓之。乃風吹入池水。拾

視之惟空紙耳。後常戲畫數魚投池內。經日夜終不去。

嘉興有濟舟和尚。蚤歲不曾識字。因口授禮觀音文。經三歲。忽發智慧。於內外典豁然通曉。腹爲篋笥。辯若懸河。晉陵唐應德時就訪之。與談濂洛關閩之學。尤似夙悟。大士冥加顯被之力。不可誣也。濟有語錄行於世。因書此文志之。

南京有顧寶幢居士。精脩淨土。每言曰。塵勞中隨處下手。生死上不必留情。又向觀禪師曰。閻浮界中。心行爲重。皆有道者之言。○寶幢亦善畫。余於焦弱侯處見之。蓋師董北苑。

閻頭陀者不知其年。每似六七十許人。坐赤日中。臥冰雪路。吐語灑然。似有得者。黃大癡九十而貌如童顏。米友仁八十餘。神明不衰。無疾而逝。蓋畫中烟雲供養也。大波羅般若經六百卷。此爲經之心。般若有兩種。所謂觀照般若。須文字般若。若中入。亦觀音圓通所云。此方真教體。清淨在音聞也。余書此經。欲使觀者。皆觀自在耳。般若經六百卷。此爲之心。猶云般若若心也。今以心經連讀。失其義矣。般若有三。有觀照般若。有實相般若。有文字般若。文字亦能熏識趣。無上菩提。故書此流布世間。使展

卷者信受誦讀。種善知見。所謂一句染神。歷劫不變也。

士君子貴多讀異書。多見異人。然非曰宗一先生之言。索隱行怪爲也。村農野叟。身有至行。便是異人。方言里語。心所了悟。便是異書。在吾輩自有超識耳。

姚氏月華筆札之暇。時及丹青。花艸翎毛。世所鮮及。嘗爲楊生畫芙蓉匹鳥。約略濃淡。生態逼真。然聊復自娛。不復多見也。

王右丞詩云。宿世謬詞客。前身應畫師。余謂右丞雲峯石迹。適合天機。筆思縱橫。參乎造化。唐以前安得有此畫師也。

詩不求工字不奇。天真爛熳是吾師。東海先生語也。宜其名高一世。

王烈入太行山。忽聞山如雷聲。往視之。裂百餘丈。一徑中有青泥流出。烈取搏之。卽堅凝。氣味如香粳飯。杜子美詩云。豈無青精飯。使我顏色好。卽此事也。稽叔夜不逢石髓。然已得爲形解仙。吾輩安得必遇靈藥。但此中空洞無塵土腸。卽終日吃飯。坐證眞乘矣。觀陳希夷於錢若水事。則急流勇退。亦神仙中人也。

東坡守汝陰。作擇勝亭。以帷幕爲之。世所未見也。銘略曰。鑿枘交設。合散靡常。赤油仰

承青幄四張。我所欲往。十夫可將。與水升降。除地布牀。又云。豈獨臨水。無適不臧。春朝花夕。秋郊月場。無脛而趣。無翼而翔。子由亦云。吾兄和仲。寒剛立柔。視身如傳。苟完卽休。山磬水嬉。習氣未瘳。豈以吾好。而俾民憂。潁泉堪清。潁谷孔幽。風有翠幄。雨有赤油。匪車匪舟。亦可相攸。

東坡在海外。所至不容。僦僧寮以居。而與子過。自縛屋三間。僅庇眠食。嘗行吟草田間。有老嫗向之曰。內翰一場富貴。却都消也。東坡然其言。海外歸至陽羨買宅。又以還券不果。蓋終其世無一椽。視今之士大夫何如耶。樂志論故隱淪語。然開口便云良田廣宅。去東坡遠矣。

攤燭作畫。正如隔簾看月。隔水看花。意在遠近之間。亦文章妙法也。

雪江圖如武陵漁父。悵然桃源。閣下亦曾念之乎。湖上兩峰。似已興盡。惟此結夢。爲有情癡。世有以山水爲眞畫者。何顛倒見也。然恐某某亦顛倒見耳。

顏清臣忠義大節。唐代冠冕。人以其書傳。蔡元長書法似米南宮。書以其人掩。兩傷雙美。在人自擇耳。

杜子美作八哀詩。於李北海云。干謁走其門。碑板照四裔。獨步四十年。風聽九臯唳。北海在當時。特以文名。後乃爲書所掩。

墨之就試也。如吹竽。必一一而吹之。其既用也。如噉蔗。窮委而不厭其漸盡也。如火銷膏。而不知其成功也。如春蠶之作絲。而歸於烏有。然李廷珪以久特聞。豈非尤物也耶。

物之可傳者。若三代之鼎彝。籀之鼓。干之劍。斯之璽。何之瓦。與夫宋之陶與研。皆寄於金玉土石之殊質。以存於世。而世亦處之於藏與玩之間。唯墨不然。以速巧之材。而當必磨之用。其壽乃有消金玉而鑠土石者。

古之作者。寂寥短章。各言其體。王右軍之書。經論序讚。自爲一法。其書牋記尺牘。又自爲一法。故評書者比之於龍。何獨右軍。岫嶽石鼓之旁。出而爲鐘鼎。嶧山鴻都之旁。出而爲圖印。是皆有龍德焉。挈其要領。則兵家所謂勢險節短。晉人所謂一往即詣者盡之矣。近代惟豐攷功德悟此三昧。余友陳懿卜此卷。覃思念年而彙之。則先秦兩京書學之旁支。粲然具矣。令文壽承博士王少微山人而在。其不以爲枕中之秘也。

夫。

六

有客謂余曰。公贗書滿海內。世無照寃鏡。誰爲公辨。黎丘。余曰。宋時李營丘畫絕少真跡。人欲作無李論。米元章見僞者三百本。眞者二本。安見三百本能掩二本哉。余每書輒令族子鎬摹之。歲久積成六卷。命之曰書種堂帖。因爲題此。

雜言下

般若如清涼池。四面皆可入。用人之謂也。般若如火聚。四面皆不可入。行法之謂也。用人欲兼收。一門則局。行法欲畫一。多門則亂。

氣之守也靜而忽動。可以採藥。故道言曰。一雲火燄飛。眞人自出現。識之行也。續而忽斷。可以見性。故竺典曰。狂心未歇。歇卽菩提。

俠客爲知己者死。動於氣義也。非是則郭解之假手。何異於豢犬之吠人。忠臣以大義滅親。關於廟社也。非是則逢蒙之負心。何異於哺梟之食母。是以君子不受難酬之恩。不樹難事之友。

一人發眞。魔宮震動。諸天欲善人熾盛以摧魔也。一人造業。地藏慈悲。菩薩欲地獄盡。

空乃自成佛也。

庶官脩名。大臣捐名。脩名者。心不敢念是非。口不敢言利害。潛行密用。如龍養珠也。捐名者。橫心之所念。而無是非。橫口之所言。而無利害。獨往獨來。如龍之行雨也。如來說法。必先放光。非是無以攝迷而入悟也。故易曰。潛龍勿用。祖師印可。旋爲掃迹。非是且將執悟而成迷也。故易曰。亢龍有悔。知潛之勿用。則必有激發之大機。董公所以說高祖也。其說曰。名其爲賊。故師直而爲壯。知亢之有悔。則必有收歛之妙用。子房所以招四皓也。其說曰。難以力爭。故功逸而有成。

甘艸非上藥也。而參苓以爲國老。黛赭非殊彩也。而丹碧以爲前茅。今五品散局。名位未極。纒蓋猶輕。有心足以思。目足以識。口足以辯。行足以信者。布列數人。隨事評定。時乎左袒公卿。而臺諫不疑其爲阿。時乎左袒臺諫。而公卿不疑其爲激。國是自定。人心自正矣。

易戒童牛。書稱由孽。匹夫匹婦之是非不明。其究必有狎大人者。愚夫愚婦之是非不明。其究必有侮聖人者。宋人有言曰。清議者國之所以立也。重則亟反。蔓則難圖矣。

王者不治夷狄。窮兵則耗國。聖人不爲己甚。盡法則無民。第國手不以後着爲先着。庸醫亦以活人者殺人。是之與非。猶中國之與夷狄也。有如烽火初驚。而廢懲膺之策。則將聽華夷之自相屠僇。而一無所創乎。黑白未剖。而主調停之議。則將聽邪正之自相立黃。而兩無所排乎。孔子作春秋。孟子闢楊墨。此魯連飛矢。而魏勝濟師也。即大將更當何如矣。

張安道歐陽永叔子瞻輩人也。子瞻以其譽而重。王荊公程伊川子瞻輩人也。子瞻亦以其譽而重。作家之相譽。勝於嗜人之相譽。何則。妬之厲。由其知之真也。知薛道衡者。隋煬也。知駱賓王者。武后也。若乃蚍蜉之撼。無損於天。蒼蠅之憎。等之飄瓦而已。心如畫師。想成國土。人在醉鄉。有千日而不醒者。官中之天地也。人在夢宅。有千載而不寤者。名中之天地也。關尹子曰。至人不去天地。去識。

獨立不懼。惟司馬君實與吾兄弟耳。東坡之不容於荊公也。昔之君子。惟舒是師。今之君子。惟溫是隨。吾不能隨耳。東坡之不容於溫公也。具此兩截。成一完人。兵再鼓而氣不衰。金百煉而色益瑩。蓋東坡筆鉞之利。自竺典中來。襟宇之超。得了元之力。謂

其爲縱橫之學者。洛黨之謬談也。

曾子行恕。當無一事忤人。而放流之論。諄諄譴惡。孰知三省者之爲金剛劍。南雍愼言。當無一語傷時。而羿莽之喻。咄咄逼人。孰知三緘者之爲塗毒鼓。

蘇門四友。惟山谷學不純師。東坡視之。隱然敵國。文章氣節之外。戒行精潔。平生罪過。比于露坐科頭者。祇小斃詞耳。此真東坡之畏友也。其爲文傲闕亭叙。題跋書畫。寥落短篇。出於劉義慶世說。雖偏師取奇。皆超出情量。動中肯綮。而廣川之藻。長容之博。顧不無遜席焉。亦得坡公薰染力耳。當宣和時。黨禁蘇黃。及其翰墨。凡書畫有兩公題跋者。以爲不祥之物。裁割都盡。乃以進御。蓋論世者興嗟焉。豈知五百年後。小璣片玉。盡享連城。如侍御楊公裒成此帙也耶。山谷嘗爲子弟言。士生於世。可百不爲。惟不可俗。俗便不可醫也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。不俗也。宋人之以爲不祥也。俗也。侍御公之結集也。醫俗也。世人不俗者。定不作書畫觀矣。

楚中隨筆

米元暉作瀟湘白雲圖。自題云。夜雨初霽。曉烟欲出。其狀若此。此卷予從項晦伯購之。

攔以自隨。至洞庭湖舟次。斜陽蓬底。一望空濶。長天雲物。怪怪奇奇。一幅米家墨戲也。自此每將暮。輒捲簾看畫卷。覺所將米卷爲剩物矣。

湘江上奇雲。大似郭河陽雪山。其平展沙脚。與墨瀋淋漓。乃是米家父子耳。古人謂郭熙畫石如雲不虛也。

米元暉又作海嶽庵圖。謂於瀟湘得畫景。其次則京口諸山。與湘山差類。今海嶽圖亦在余行笈中。元暉未常以洞庭北固之江山爲勝。而以其雲物爲勝。所謂天閑萬馬。皆吾師也。但不知雲物何心。獨於兩地可以入畫。或以江上諸名山。所憑空闊。四天無遮。得窮其朝朝暮暮之變態耳。此非靜者何由深解。故論畫者曰。一須人品高。豈非以品高。則閒靜無他好榮故耶。

余所居學使者官署。正接遼王廢宮。往見彈事有云。故相張謀廢遼王。以廣第宅。今按府志。遼藩之廢。在江陵未相時。而廢宮與江陵宮沒入廢宅。相去遠甚。人言其可信哉。若將史筆爲眞事。恐有無窮受屈人。皆此類也。

余至衡州。欲觀大唐中興頌。永州守以墨刻進。亦不甚精。蓋彼中稱爲三絕碑曰。元漫

耶頌。顏平原書。并祁陽石爲三。殊可噉恨。石何足絕也。蓋兩公書與文。與其人爲三絕耳。因題詩令守鑄之。詩曰。漫郎左氏癖。魯國羲之鬼。千載遠擅場。同時恰對壘。有唐九廟隨飛煙。一片中興石不毀。幾回吹律寒谷春。幾度看碑陳跡新。遼鶴歸來認城郭。杜鵑聲裡含君臣。折釵黃絹森光怪。舊國江山餘氣槩。當時富貴腹劍多。異代風流椽筆在。書生何負於國哉。元祐之籍何當來。子瞻飽吃惠州飯。涪翁夜上涪谿臺。杖藜掃石溪聲咽。不禁技癢還留碣。清時有味是無能。但歎湘流莫饒舌。

米元暉楚山清曉圖。謂楚中宜取湖天空闊之境。余行洞庭良然。然以簡書刺促。翰墨都廢。未嘗成一圖也。而有以盤礴詆余者。余爲詩曰。拈筆經營輞口居。心知餘習未能除。莫將枕嗽問家具。又入中山篋裏書。蓋山中題畫。聊以解嘲云。頃楚文學張子見訪。言彼其之子。爲屈軼所指。非直煙霞罪過。余口占二絕。示之云。蓬牕聽雨夜迢迢。誰遣尊前慰寂寥。楚畹衆香都好在。天階瑞草不曾雕。又來雁霜天楚客歸。野情祇授薜蘿衣。只今白社酬裴迪。絕勝朱門薦陸機。今年穀日行三山道中。夢書韓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。且題於後曰。盤谷唐人名手無書者。豈昌黎所云。吾文自謂太

好。人必大笑之耶。覺而心異之。厥明聞已在彈事中。時陳中丞遺書相訊。謂不知復詆何語。予答之曰。昔年以蠟碑達聰聽。唯作書未及。今之罪案。當在此耳。已而果然。昔管寧渡海。風濤大作。舟人請各通罪過。甯曰。吾嘗三朝露坐。一朝科頭。平生罪過。其在斯乎。予何敢望幼安。而以書畫見詆。此爲幸矣。宋時蘇黃書。雖收藏之家。輒抵罪。何止及身。此又非予幸中之幸耶。因題六圖曰。枕漱閑勵。而系之以此。庚子四月之望。

禪說

華嚴經云。一念普觀無量劫。無去無來亦無住。如是了達三世事。超諸方便成十方。李長者釋之曰。十世古今。始終不離於當念。當念卽永嘉所云一念者。靈知之自性也。不與衆緣作對。名爲一念。相應惟此一念。前後際斷。

絳縣老人。能知四百甲子。桃源中人。不知有漢晉魏。古詩云。山中無曆日。寒盡不知年。但今日不思昨日事。安有過去可得。冥心任運。尙可想六時不齊之意。何況一念相應耶。

余始參竹篋子話。久未有契。一日於舟中臥念香嚴擊竹因緣。以手敲舟中張布帆竹。瞥然有省。自此不疑。從上老和尚舌頭。千經萬論。觸眼穿透。是乙酉年五月舟過武塘時也。其年秋。自金陵下第歸。忽現一念三昧境界。意識不行。凡兩日半而復。乃知大學所云。心不在焉。視而不見。聽而不聞。正是悟境。不可作迷解也。

中庸戒慎乎其所不覩。恐懼乎其所不聞。既戒懼矣。卽屬覩聞。既不覩聞矣。戒懼之不到。猶云觀未發氣象。既未發矣。何容觀也。余於戊子冬與唐元微、袁伯修、瞿洞觀、吳觀我、吳本如、蕭玄圃同會於龍華寺。慈山禪師夜談。予徵此義。瞿著語云。沒撈摸處撈摸。余不肯其語曰。沒撈摸處切忌撈摸。又徵鼓中無鐘聲。鐘中無鼓響。鐘鼓不交。奈句句無前後偈。瞿曰不礙。余亦不肯其語曰。不借是夕。唐袁諸君子初依法門。未能了余此義。卽慈山禪師亦兩存之。不能商量究竟。余謂諸公曰。請記取此語。異時必自有會。及袁伯修見李卓吾後。自謂大徹。甲午入都。與余復爲禪悅之會。時袁氏兄弟、蕭玄圃、王衷白、陶周望數相過從。余重舉前義。伯修竟猶渾渾余語也。

李卓吾與余以戊戌春初。一見於都門外蘭若中。略披數語。即評可莫逆。以爲眼前諸

子。惟君具正。知見某某。皆不爾也。余至今愧其意云。

袁伯脩於彌留之際。深悔所悟。於生死上用不着。遂純題念佛往生經云。人死聞一佛名號。皆可解脫諸苦。伯修能信得及。亦是平生學道之力。四大將離。能作是觀。必非業力所可障礙也。適見袁中郎手摘永明宗鏡錄。與冥樞會要。較勘精詳。知其眼目。不同往時境界矣。

陶周望。以甲辰冬請告歸。余遇之金閭舟中。詢其近時所得。曰。亦尋家耳。余曰。兄學道有年。家豈待尋。弟如今日次吳。豈不知家在越。所謂到家罷問程則未耳。丁未春兩度作書。要余爲西湖之會。有云兄勿以此會爲易。暮年兄弟。一失此便不可知。蓋至明年而周望竟千古矣。其書中語遂成讖。良可慨也。

達觀禪師。初至雲間。余時爲諸生。與會於積慶方丈。越三日。觀師過訪。稽首請余爲思大禪師大乘止觀序。曰。王廷尉妙於文章。陸宗伯深於禪理。合之雙美。離之兩傷。道人於子。有厚望耳。余自此始沉酣內典。參究宗乘。復得密藏激揚。稍有所契。後觀師畱長安。余以書招之。曰。馬上君子無佛性。不如雲水東南。接引初機利根。紹隆大法。